

滇文化漫游文丛

南诏大理国版图

# 神游

南诏大理国

张立新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NANZHAO DALI GUO SHENYOU

774

# 南诏大理国神游

张立新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GIP)数据

南诏大理国神游/张立新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8

(滇文化漫游文丛)

ISBN 7-81068-311-X

I. 南... II. 张... III. 南诏-大理政权-研究 IV. 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105 号

滇文化漫游文丛

## 南诏大理国神游

---

著 者:张立新

责任编辑:伍 奇 狄 丹

封面设计:传智工作室

策 划:李生森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制:呈贡装璜彩印厂印制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20 千

印 张:6.5

版/印次: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2000

书 号:ISBN 7-81068-311-X/G·206

定 价:12.00 元

---

云南大学出版社社址: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0871-5031071 传真:0871-5162823

邮编:650091 E-mail:yupress@sina.com

# 目录

- 苍洱神韵/1  
“百二山河”的源起/7  
鹤拓之乡/9  
文化的十字路口/12  
两司马、诸葛亮与大理文化/17  
也是龙的传人/22  
细奴逻崛起巍宝山/25  
铁柱标千古/29  
洱源西湖与柏洁圣妃/34  
天宝烽烟与万人冢/39  
太和遗址与德化碑/47

从败军之将到一方神灵/54  
郑回传奇：从俘虏到帝王师/60  
苍山神祠与贞元会盟/65  
南诏与唐的衰落(一)/71  
南诏与唐的衰落(二)/76  
南诏之覆灭/82  
南诏与道教/88  
佛教“密宗”入南诏/93  
大黑天神与阿嵯耶/100  
佛都之谜/107  
大鹏金翅鸟与金鸡崇拜/111  
石窟烟云/115  
三月街——千年不衰的盛会/122  
本主崇拜中的英雄情结/126  
神也偷情/132  
白族狂欢节——绕三灵/135  
白族也有情人节/139  
南诏公主的故事与大理婚俗/143  
段氏兴衰/149  
避位为僧为哪般/155  
高氏家族的荣耀/160  
“孔雀胆”——阴谋与爱情/165  
名士高僧共一楼/190  
朱元璋革大理文化的命/177  
关于杜文秀/182  
杨玉科与西云书院/186  
漫话喜洲/190

(本书图片除署名者外,为张立新提供。)

## 苍洱神韵

唐代一个叫汪伦的人，听说大诗人李白好喝酒且喜欢山水之乐，便捎信给他：先生好酒乎？此地有万家酒店；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李太白欣然前往。虽然所游并不如他原先所想，但他还是被汪伦一片深情所感动，写下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样流传千古的诗句。这是旅游史上的一段佳话。我常想，李白其实是与咱云南大理颇有些缘分的，他写过一首有名的古风《羽檄如流星》，其主旨便是反对唐帝国对南诏的征讨。只可惜他未能亲历大理，他若有幸到大理一游，不知要留下多少

美丽动人的诗篇。因为,大理本身就是一首诗,大理的湖光山色就是这世间最最醇香的美酒,大理人有汪伦之情而无需汪伦之虚饰。更何况,大理还是千年古都,文献名邦,其间的文化内涵真正是深邃难穷。这样讲,大理就不仅仅是诗是酒了,它还是一个谜,是一个神话。

我一向以为,一块真正让人神爽气清之福地,必然是山水相依的。若有山无水,则无论这山怎样的高峻,也就如鳏居之男子,那就显得枯寂了;反之,若有水无山,则无论这水怎样的清澈,也就如同孀居之美妇,那也就显得寂寥了。惟有山水相映,阴阳调和,刚柔兼济,才有生机盎然,才能达自然之美的最高境界。再则,一个地方,如果只有自然之美,而无人文景观,缺少文化内涵,岂非一个未受教化之村姑:丽则丽矣,终不耐读,也不能显出些许高雅的气质来。



一、苍山湖光山色

感谢上帝,让大理拥有了完全的美。大理,清丽而深邃,古朴而典雅。苍山的隽秀雄奇和洱海的妩媚靓丽真正是天作之合。苍洱风光,南北绵延百余里,你站在洱海公园息龙山顶披襟北望,将百二山河尽收眼底,真个是“水光万顷开天镜,山色四时环翠屏”。你遨游于苍峰洱水之间,或可睹“风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岚影洗还清”之高妙境界。每一个小岛,每一座山峰,每一条溪流几乎都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并常常伴有一个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既恰到好处地揭示出自然景观的美感特征,又给自然之美涂上了浓浓的人文色彩,处处表现着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文明。你徜徉于大理古城的街头,在五华楼前,在杜文秀帅府驻足,或者跑到南诏太和城遗址,去看看那座很有些名气的“德化碑”……那里缠绕着太多历史的烟云,多想透过历史的烟云把人世的真相再看个清楚明白。再有,在大理这块土地上,你无论走到哪里,都可感受到浓郁的宗教气息,除了著名的崇圣寺三塔和众多的与观音菩萨相关连的景区外,你东上鸡足、南登巍宝、北临石宝,均可览宗教之大观。你会惊奇地看到:儒、道、佛(包括禅宗和密宗)以及大大小小的本主崇拜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千百年来竟是那样地和平共处,相兼相容。更不要说大理传统的歌会、民居建筑和手工制作所蕴涵的民俗文化的洋洋大观,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心中萌动了一种强烈的欲望:我想解读大理,我想读懂大理人的



精神。而这种精神,我以为就荡漾在大理的山光水色和人文景观之间,隐含在烟霭般的历史迷雾里,包容在那些宗教的或世俗的神话传说中。我知道,大理是一部难以解读的书,一部天书。也许,我所解读的大理不过是我自己心灵的一个幻影,但我还是决意做一次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冒险的精神之旅。

## “百二山河”的源起

明代嘉靖年间遭贬谪的四川状元杨慎（升庵）曾为大理题写了四个字：“百二山河”。大约也是因了名人效应的缘由，这四个字后来竟自几乎成为大理的一种代称了。但颇为有趣的是，接受了这四个字的大理人却至今未能搞清楚杨升庵的命笔之意。

有人以为，升庵这四个字是对大理山水风光的赞叹。因为从地域上看，大理古都，北起龙首关，南至龙尾关，大约一百余里，其间的山光水色，真正是让人叹为观止，所以，“百二山河”，就是指绵延一百许里的锦绣河山。这样讲并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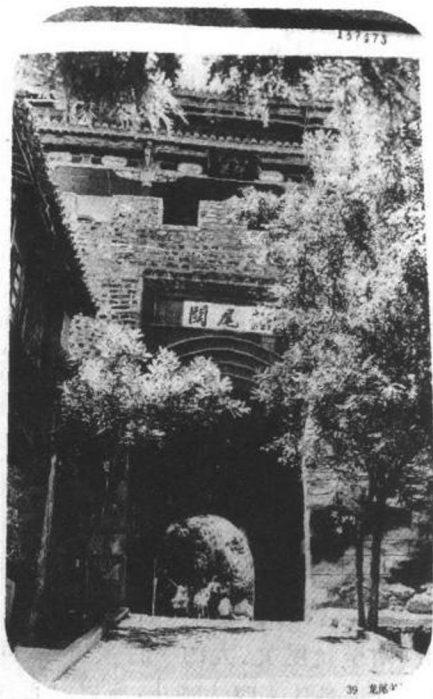
没有道理，事实上杨升庵在与当时大理名士杨士云等人的诗词唱和中也不乏对大理山水的由衷赞叹。比如他的《龙关歌三首》，其一云：

鹜岭峰古接仙氛，龙尾泉香石溜分。

爨妇洗酥凝白雪，樵童叫笛响青云。

这就是杨慎眼中的龙关：山美、水美、人美。那么，所谓百二山河，不也就是这样的吗？

但是，人们对这样的解释又似乎总是不太满意。一百多里，无论怎样的花团锦簇，与神州大地相较，似乎也只能称之为弹丸之地，有什么值得沾沾自喜的呢？于是有人说：不！升庵是考中过状元的饱学之士，用意不会如此肤浅。他们说，“百二山河”这四个字，最易让人联想到古时所谓“百二秦关”或“百二雄关”的说法，元曲作家马致远更有“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之叹，升庵的题字，也许正是暗用了这个典故，早先，这四个字曾被制成大理石匾嵌于下关玉龙关城楼的门洞上，似也可印证此说。如此说来，百二山河，就是雄关天险，就是金城



二 A、龙尾关(清代)

汤池,其中似乎隐含着成败之机、盛衰之理。由是,“百二山河”这四个字便把我们引向了历史的深处。今天,当我们一眼看到复制于洱海公园门楼之上的这四个大字时,历史的烽烟从心头陡然腾起,想到这里曾经的金戈铁马、王朝盛衰,你看这四个字就觉得极其沧桑、极其深厚。你会为之肃然。

不错,大理古都襟山带海,自是天然屏障,南昭阁罗凤又曾分别在上关和下关筑城,称龙首关和龙尾关,有所谓“一夫当关万敌摧”之险。也许,正是靠了这雄关天险,阁罗凤在天宝年间才创造了让大唐帝国二十万大军在此地全军覆灭的奇迹。这似乎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百二山河”的时候,我的内心反而变得沉重起来,我不知道这样的百二山河对大理人来讲是幸还是不幸。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忽视的:认真说来,任何自以为金城汤池的东西,放到历史的长河之中,它总是



二 B、玉龙关黑龙桥

显得脆弱和可笑。大理百二山河固然创造过天宝之战的奇迹,但君不闻所谓“汉习楼船”、所谓“唐标铁柱”、所谓“元跨革囊”,都是以雄关被破、生灵涂炭而铸就了别人的伟烈丰功。因此,所谓雄关天险,其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依据类比推理的逻辑,既然秦始皇帝凭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尚不能建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反落了个“一夫作难而七庙堕”的可悲结局,由始皇帝组织修筑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万里长城也未能挡住北方民族的南侵,那么,据有这百二山河弹丸之地的南诏蒙氏、大理段氏,又岂能独得上帝的恩宠呢?历史似乎向我们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任何的固守,最终都将变为徒劳,无论你有怎样的金城汤池。

## 鹤拓之乡

大理另有一个名号,叫“鹤拓”。大理古城文献楼有一佚名诗人所撰写的对联:“百二山河双鹤拓;千秋文献一楼存”,就说这百二山河原是一对白鹤所开发。这种传说已相当久远了,南诏就有鹤拓之称,明代诗人王时《遥盼点苍山》诗云:“归目遥瞻鹤拓城,点苍山色正青青”。大理城南有桥名“双鹤桥”。当我们把大理叫做鹤拓的时候我们觉得优雅而神秘。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苍洱之地原是一片汪洋的大泽。浪头比山还要高,太阳就在水面上,烤得海水烫乎乎的。后来,海水慢慢降下去,露

出了一座屏风似的高山，山上慢慢长出奇形怪状的树木，树梢插在云霄，树叶比簸箕还大，树林里有野猪、大象、狮子……一次大地震，山崩地裂，天生桥下裂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大水汹涌而出。水位降低了，那屏风似的高山脚下出现了一马平川，可是古木遮天蔽日，阴森恐怖，没有人敢跨入这片土地。这时，从天边飞来了一对白鹤，每天从河尾飞入又飞出，像是一对白色的精灵。某一天，有兄妹二人从很远的地方逃



三、大理古城外双鹤桥

荒来到这里，在走投无路之际，他们看到了那双白鹤，双鹤起舞，翩翩而飞，他们跟随双鹤前行，双鹤把他们带进了这片美丽神奇的土地。当苍山洱海的湖光山色进入兄妹俩视野的时候，他们原本忧郁的眼睛立刻亮了；当白鹤把叼在口中的东西吐在他们面前化为黑黝黝的泥土的时候，他们跪倒在地上，他们知道上苍并没有亏待他们。兄妹俩在这里住下了，他们一寸一寸开垦

土地,播种五谷,饲养牲畜。他们结成夫妇,繁衍生息。从此,这里不仅是鹤乡仙境,也是人间福地了。

这是大理的创世神话,神话中也含有历史的真实。根据现代考古研究的成果,大理在很古老的时期确实是一片泽国,其水位比今天的洱海要高出近200米。直至公元前1000年左右,洱河西岸才变为桑田。沧海变为桑田,除了大自然的造化之功之外,当然少不了人类的创造和开拓的精神。这个神话又与中原神话中伏羲、女娲兄妹创世的传说约略有相似处。我们很难说其中有什么关联,但我以为大理的这个创世神话更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审美的品格,特别是那双白鹤,其仙姿神韵,既是那作为开拓者的青年男女的精神象征,又像是上帝派来的精灵,它引导着人类前行,去开拓人类社会的美好生活。



## 文化的十字路口

人们都说大理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这种开放和包容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要追溯文明的源头和文化演进的历程了。但是，历史的迷雾太深太浓了，你一头扎进去，碰满头的雾水，未必就可看清真相。单就白族的起源来说，就是一个千古之谜。早先有阿育王之后说，有庄蹻之后说，有氐羌南迁说，近年随着考古学上的一些重大发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白族先民的主体，其实是苍峰洱水所孕育的土著居民。大理城西南马龙峰山麓的马龙遗址和宾川白羊村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告诉